

日本的捕鲸活动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绳文时代。对日本人来说,鲸除了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根植于历史与社会中的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日本不惜“硬刚”国际规则也要坚持捕鲸。在鲸本身的商业价值日益下降、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加深的今天,日本商业捕鲸依然没有停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仍然任重道远。

日本为何不肯放弃捕鲸业

陈益彤

提起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庞大、神秘,有些人会感动于“一鲸落,万物生”的唯美意境,还有人赋予了鲸“化身孤岛”般寂寥与悲壮的印象。但是对日本人来说,鲸除了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根植于历史与社会中的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鲸就是用来捕的。

日本的捕鲸活动可以追溯到绳文时代。在约8000年前的绳文时代早期遗迹中,分别发现了用于捕猎、分解鲸鱼和海豚所用的黑曜石矛等石器。中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鲸类和海豚的鱼骨。此外,在鹿儿岛县、熊本县遗迹中还发现了“鲸底土器”,即一种底部有鲸鱼脊椎骨压痕的土制器具。这是当时工匠以鲸鱼脊椎骨作为制作台制作土器而留下的特殊印记,足以证明当时日本已经存在捕鲸活动。

在此后的岁月里,捕鲸活动一直延续下来,直至日本战国末期,也就是大约中国明朝时期,以伊势湾熊野水军为首的各地水军以及大量出身海贼的人建立了专门的捕鲸小组,进行突击式捕鲸。他们在一次次捕鲸过程中不断磨合,形成了人员相对固定、分工较为细致的队伍。至此,捕鲸从一种群落自发行为演变成了专门的行业,捕鲸业诞生了。

到了江户时期,捕鲸业归属各藩直管,形成了类似武士阶层薪酬制度的特殊产业结构,周边渔民则通过参与鲸鱼解体作业获利。对渔民来说,这是冬季重要的工作,也是他们冬季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江户时代的捕鲸对象以小露脊鲸类和抹香鲸类为主,至19世纪上半叶进入鼎盛时期。到了1908年,日本的捕鲸公司已经达到了12家,捕鲸船达28艘。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鲸组”的维持、更新都出现了困难,这也导致虽然当地人捕鲸技术越来越高,但渔获并没有显著增长。于是,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是否有必要保护日本近海的鲸。在他们的影响下,政府于1909年公布了捕鲸取缔规则,对捕鲸船的数量也作出了限制。

近海禁止大规模捕鲸,并不代表捕鲸业从此衰落。昭和时期,日本

开始尝试母船式远洋捕鲸,其主要目的是生产出口用鲸油。对于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这是获取外汇的重要来源。同时,由于拥有鲸油和燃料储罐的捕鲸母船可以作为油轮使用,政府也乐于提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捕鲸船大多被军队征用,其中捕鲸母船多“转型”为油轮。

二战结束的那段日子里,捕鲸业出现了新一轮高峰。当时日本出现了粮食危机,畜牧业也陷入凋零,鲸鱼肉成为日本民众赖以生存的重要食材。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于1946年开始重建捕鲸团队,捕鲸业作为肉类供给源以及“鲸油外汇”获取源成为重要产业。至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捕鲸国。

1951年,日本加入了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尚不清楚这个行为背后有怎样的综合考量,但仅就日本捕鲸业本身而言,加入IWC这件事和IWC这个机构的名称一样令人迷惑。

对很多人来说,IWC是一个很“拧巴”的机构,它名为“捕鲸”,却致力于保护鲸,并于1986年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其实,这当中有一个误解。IWC并不是不允许捕鲸,而是不允许商业捕鲸,对于以科学研究或者其他正当用途为目的的捕鲸行为并不干涉。

这样的管理方式自然给很多捕鲸团队留下了空子。公开资料显示,从1987年到2018年,很多针对大型鲸类的商业捕鲸机构都纷纷更名,以科学调查为名继续开展捕鲸作业。他们中的很多都选择在南极海域和西北太平洋开展科研捕鲸活动,同时继续在沿岸对IWC管辖之外的小型鲸类进行商业捕获。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名为“调查捕鲸”,实施主体为日本鲸类研究所。他们以每年45亿日元到50亿日元规模的预算,在南极海(12月到次年3月)和西北太平洋(6月到9月)实施两次“调查”,而调查费的缺口则由日本鲸类研究所通过销售鲸鱼肉获得。

日本的“科研捕鲸”,引起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国家和多国动物保护组织的抗议和反对。2010年5月,澳大利亚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认定日本所谓科研捕鲸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其真正目的仍然是出于

商业目的。2014年3月,荷兰海牙国际法庭裁定,由于日本无法证明其科研项目确实需要猎杀相应规模的鲸,因而判决日本败诉,并下令将停止发放捕鲸许可,直到日本对其科研计划作出调整,日本也因此被判处80亿日元的罚款。

日本会因此而放弃商业捕鲸吗?当然不会。紧接着,日本直接“退群”了。契机是2018年9月,日本在巴西召开的IWC大会上提议重启部分鲸类的商业捕鲸活动,却遭到反捕鲸国家的反对,最终被否决。日本政府认为,只要还继续留在IWC内,今后类似提案仍然难以通过,因此退出IWC是重启商业捕鲸之路的唯一选择。

2018年12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宣布日本退出IWC。

2019年7月1日,日本时隔31年正式恢复商业捕鲸,捕捞范围限于日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据日本媒体报道,2022年日本北海道商业捕鲸活动已经正式开始,预计到年底共捕获百余头小须鲸。

为何日本如此痴迷于捕鲸,以至于不惜“硬刚”国际规则也要坚持?

一方面,鲸确实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早在江户时代,日本就已将鲸油作为照明用的燃料,鲸的骨头、须和齿被制成笄和梳子等手工艺品,皮可作胶,血可做药,碎骨可作肥料,抹香鲸肠内形成的凝固物可作龙涎香。在石油被发现并广泛运用以前,鲸油曾经是重要的照明和工业用油脂,既用于制革工业,也用于回火浴(炼钢用)和润滑油等。鲸肉作为日本战后主要的肉食来源,伴随一代日本人的成长,在日本形成了独特的鲸肉饮食文化。此外,捕鲸行业自古以来便为日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今天,虽然鲸的商业价值早已不如往昔,但对资源相对匮乏的日本来说,仍然难以轻言放弃。不过,也有人认为,日本是以捕鲸之名,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海洋和自然资源勘探作业。

另一方面,捕鲸在日本文化中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既爱又恨同时

难以割舍的情结。在日本,以捕鲸工作者为核心,各地都诞生了祈愿捕鲸安全、感谢或追悼鲸的文化。日本还有鲸歌、鲸舞、鲸绘卷等许多与鲸或捕鲸有关的历史文化产物。中国有句曰:“一鲸落,万物生。”用来歌颂鲸鱼以自己的死亡滋养海洋万物,促进自然环境健康发展,生生不息。与之相对的是,日本则认为鲸鱼之死可以造福人类。其流传的俗语为:“捕一鲸,赈七浦。”意思是捕获到一头鲸鱼,能令许多渔村获得恩惠。有专家认为,这不仅是因为鲸全身都是宝,更重要的是,鲸鱼食量巨大,将其捕获能“省”下大量的鱼虾和软体动物给人类吃。因而对渔民而言,捕鲸一举多得,意义堪比丰收。似乎在日本文化中,人与鲸天然就处在对立面,因此欲“除之而后快”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鲸本身的商业价值日益下降、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认知逐步加深的今天,日本的商业捕鲸依然没有停止。而那种将自己视作“高鲸一等”的地球主人,不计后果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歌颂“捕一鲸,赈七浦”的观念也在继续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捕鲸业者以及他的支持者怕是还没有真正理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义,这同时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仍然任重道远。

多面尼斯

刘畅

很多人说,法国是欧洲最浪漫的地方,巴黎则是法式浪漫的代表。但其实,很多法国人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们认为,巴黎太喧闹,有国际大都市的“通病”,尼斯才是真正的“天堂”。

尼斯位于法国东南部的地中海北岸,是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阿尔卑斯省省会。这里终年无雪,一年中超过300天都是阳光灿烂的天气。由于保留了罗马文化特色,还兼具地中海风情,尼斯成为法国境内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旅游城市,每年接待的游客总数大约是其常住人口150倍。在这里,人们或沐浴在南法的艳阳中,或陶醉于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花田,或尽情享受地中海美食,好不惬意。

尼斯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清晰地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老城和港口。尼斯老城最初由古希腊人一手建造,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它依山而建,其

中既有古典的欧式建筑,又有极具艺术感的现代建筑,同时还掺杂了一些希腊风格。建筑中间的空地上会定期开集,售卖尼斯的香皂、普罗旺斯的香料以及其他特色商品。漫步其中,你一定会被那浓郁的生活气息所吸引。

第二个部分是19世纪建造的,至今仍保存完善的城中区。城中区的街道直通海岸,只要径直穿过,就能一步一步接近大海。眼看着一片蔚蓝出现在眼前,很难不被这自然之美所震撼。

第三个部分则是罗马人的挚爱——可眺望城市北方的希米耶区。这片区域以古迹闻名,有古罗马浴池、古罗马道路,还有著名的希米耶修道院,因此值得细细品味。

尼斯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度假胜地实属不易。它始建于公元前350年,是当时利古里亚海岸最繁忙的贸易站之一。不过,自中世纪以来,这里命运多舛,曾被法国和罗马

帝国交替占领,直至1860年才正式成为法国领地。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尼斯作为萨瓦区唯一的出海口,受意大利都灵的影响较大,因此更偏重于城市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平衡发展。直到1996年,尼斯才制定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总体规划,旨在协调城市发展、加强城市特色、重塑城市活力、改善城市形象。规划的实施既保护了尼斯的历史建筑和城市遗迹,又推动了城市更新,至此,尼斯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城市发展的轨道。

城市总体规划制定之后,尼斯开始以此为指导,调整产业结构。比如,曾经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的花卉种植业,逐渐向周边区县转移,从而降低了城市农业人口的比重;建筑业、纺织业、电梯生产、电子元件制造、食品加工业和船舶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占比也逐渐降低,为第三产业的发展腾挪空间。

如今,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尼斯真正意义上的支柱产业,其中最为重要

的便是旅游业。每年6月份至10月份是尼斯的旅游旺季,大量游客的集中到访使得尼斯机场异常繁忙,每天约有80个航班往来于45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尼斯的快速列车TGV也十分发达,将其与欧洲各大城市衔接在一起。此外,尼斯全市共建有180家酒店,每年可接待400万名游客。统计显示,尼斯旅游收入约占世界旅游业总收入的1%。在这里,仅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就占就业总人数的18%,如果加上间接从业人员,则占就业总人数的40%左右。

为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尼斯还会在各种节日期间举办极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比如音乐节、帽子节、五月节,还有狂欢节。目前,尼斯狂欢节已经成为法国重要的年度盛会之一,与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意大利威尼斯狂欢节并称世界三大狂欢节。花车游行、烟花表演、化装舞会等活动,让游客看到了尼斯恬静惬意之外的另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27日,在中国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尼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想来,尼斯旅游业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印象

“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中国的咏春拳大师们总喜欢给厉害的功夫起不厉害的名字。”在保加利亚咏春拳武术协会的训练馆里,教练员鲍里斯·格奥尔基耶夫指着墙上的拳法套路向记者娓娓道来:“比如,最基础的初级套路被命名为‘小念头’。乍一听这个名字,大部分人都会对它不以为意,殊不知这其实是一套包含了108个动作的完整招式!”

咏春拳漂洋过海、风靡全球已经有些年头了。它于18世纪前后缘起于中国广东,是一种强调近距离格斗,通过快速出拳和严密防守来战胜对手的功夫。这种功夫非常复杂,往往需要多年的练习才能掌握其精髓。但同时,它对于初学者又非常“友好”,只要理解了咏春拳的理论基础,掌握了基本技巧,就能轻松入门。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咏春拳在全世界收获了大量粉丝。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各国,咏春拳馆遍地开花,保加利亚也不例外。

据鲍里斯介绍,保加利亚咏春拳“鼻祖”赫德尔师傅于2000年成立了保加利亚咏春武术协会,此后便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办拳馆。

在这里,咏春拳爱好者不仅年龄跨度很大,而且遍布各行各业,不少体育明星、企业高管甚至高层政要都是它的忠实拥趸。仅就鲍里斯本人任教的训练馆而言,目前共有50名学员,其中既有十三四岁的青少年,也有年逾六旬的老者;既有刚接触咏春拳的新学员,也有已经坚持练习了六七年的资深学员。

对保加利亚人来说,咏春拳究竟有何魅力?在鲍里斯看来,最重要的是咏春拳独一无二的理念。与其他格斗项目不同,咏春拳对身体素质本身的要求并不高,相比于壮硕的身形、压倒性的力量,聪明的脑子和对力量的控制更为重要。“这意味着你的肢体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最近的距离击中对方。这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格斗的胜率,同时也有助于节省体力。”

开放和创新也是咏春拳的一大特色。据鲍里斯介绍,尽管咏春拳也保留了许多传统的“规矩”,但它并没有一味地因循守旧,而是在基于咏春拳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并衍生出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今天的咏春拳教练们即便出自同一位师傅门下,所教授的拳法也不完全一样。每个人都会将自己个人的感悟融入其中,从而使拳法彰显出不同的风格。

当然,咏春拳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与哲学才是最吸引人的因素。自从16岁那年与咏春拳结缘,鲍里斯便深深迷恋上了这项运动。他爱用“修”来形容咏春拳对自己的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已经延伸到他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中。“咏春拳体现了中国人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尽管咏春拳用于打斗时常常能克敌制胜,但实际上它更是一门防卫的艺术,绝不提倡滥用武力欺凌弱小。同时,其借力打力的拳法也充分印证了中国以柔克刚的传统智慧。”

鲍里斯认为,即便对业余爱好者而言,练习咏春拳也能有很大收获。咏春拳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强身健体、提升自我防卫技能,更能让人们充满正能量。“许多学员变得更加坚强了,在生活中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鲍里斯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咏春拳、热爱咏春拳。

本版编辑 韩叙 周明阳 美编 王墨晗
来稿邮箱 gjb@jirbs.cn